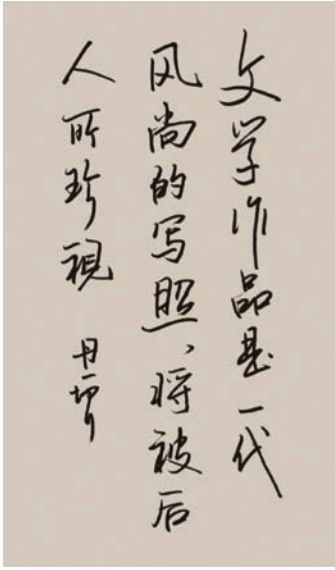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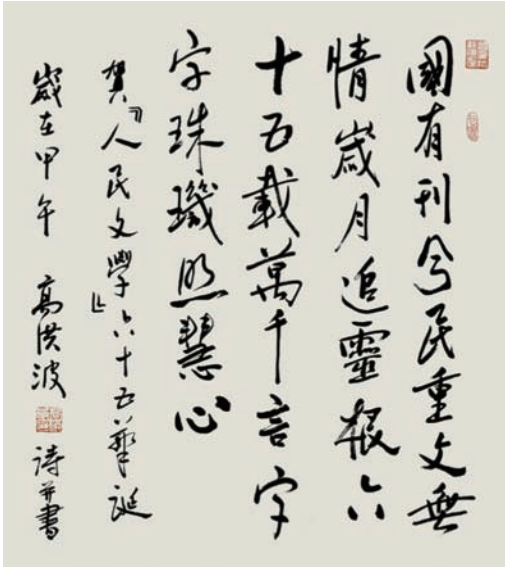


王 蒙



丹 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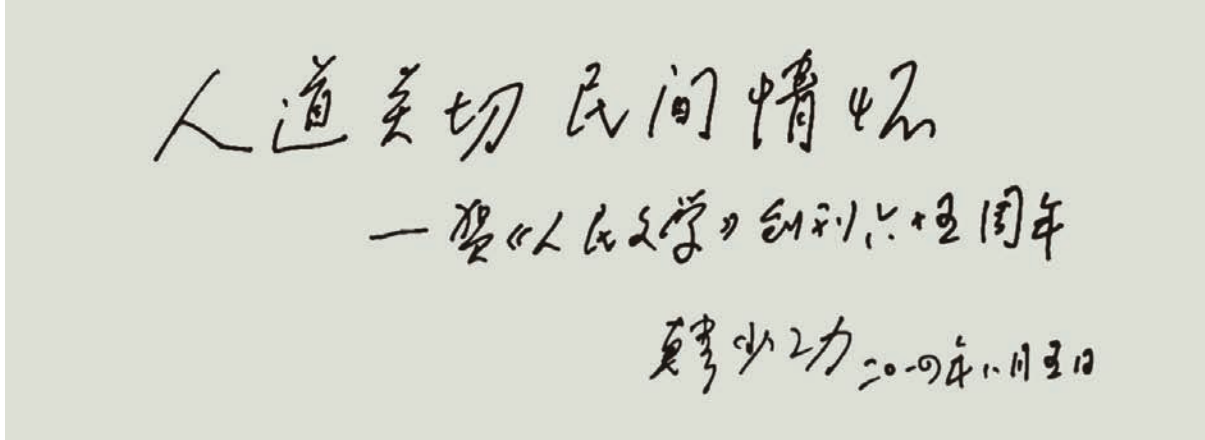
高洪波



蒋子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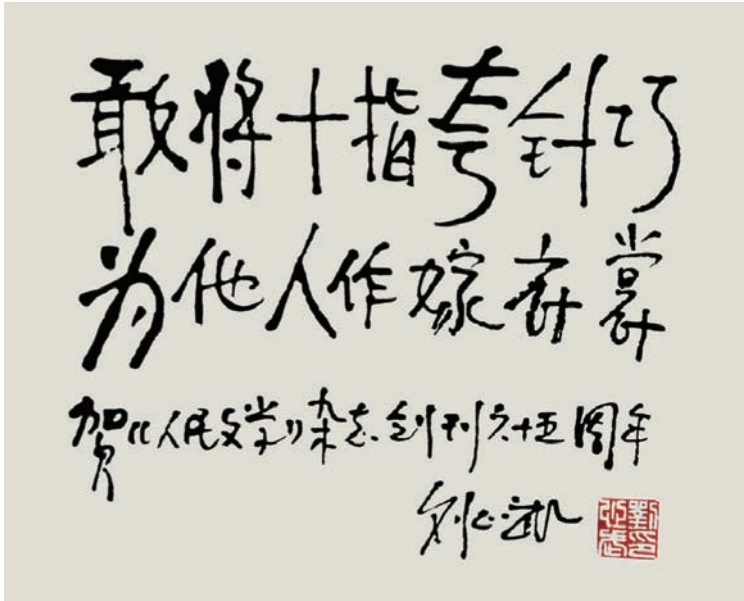
李敬泽



韩少功



欧阳江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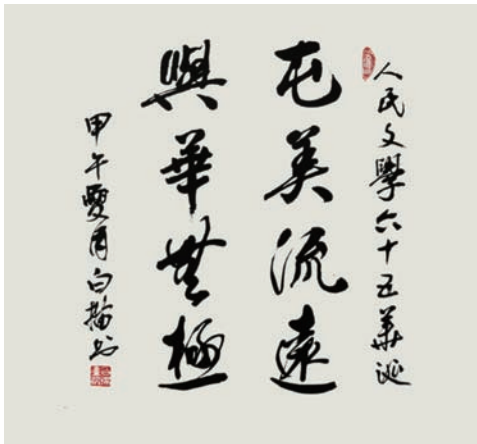
冯秋子



贾平凹



葛水平



白 描



盛可以



王祥夫

纪念 人民文学 创刊65周年

在纪念《人民文学》创刊65周年的日子里，回想起我和《人民文学》的联系，感叹岁月流逝，但有些东西是永存心底的。说说和《人民文学》的三个“第一次”。

第一个：第一次听到《人民文学》这4个字，是在1976年的秋天，当时我在农村插队，因县里要召开知青代表大会，我临时被县知青办抽调去搞文字材料。有一天，知青办的办公室里忽然来了一位女同志，戴着眼镜，个子不高，但十分清秀，用现在的话形容，就是标准的“知性”。她叫赵践，也是知青，早几年就开始写小说，而且势头相当好。但是她到底发表了什么作品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，我不仅没有开始写小说，连小说是什么都不是十分清楚。赵践因为会写小说，被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借用，在北京生活了较长的一段时间。现在，她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向我们介绍和讲述她在《人民文学》工作的经历。赵践的出现，犹如一道闪电照进了我灰暗、朦胧而又糊涂的内心，也把“人民文学”这4个字，引入了我的内心深处，并且从此在心里生了根。那一天，赵践所说的和《人民文学》有关的

内容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我却一直没有忘却，就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，赵践曾跟着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的同志一起赴灾区，现场采访，她的也许是平静的描述，在我看来，简直就像是传奇，绘声绘色，神奇而伟大。我不知道我后来开始写小说，和这一次的相遇有没有关系。我希望是有关系的。在这次相遇后的第4年，1980年，我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，从此以后，我就在小说创作的路上开始行走，“且行且珍惜”。

第二个：1983年3月，我第一次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作品，那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叫《萌芽》，内容也完全记不清了，为了写这篇文章，我想寻找这篇小说，可惜没能找到。我曾经出过的一些短篇小说集中，都没有将它收录进去，可见这是一篇我自己并不太满意的小说，当然并不

说明我当初将一篇自己不满意的小小说给了《人民文学》。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哪里知道满意不满意，哪能评判作品的优劣——当然，即使到今天，写了30多年、写了许多作品后的今天，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知道满意不满意、已经学会评判作品的优劣，这个“知道”和“学会”是一个永远在行进中的过程。再回到当年，1983年的我，既没有写作技巧和能力，也没有判断的水平，惟一有的就是勇气，无知者无畏，就是敢投稿，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今天回想起来，真是要特别感谢《人民文学》，没有歧视，没有当头浇我一盆冷水，在我第一次投稿时，就录用了我的小说，这样温暖而有力的勉励，一直伴随我行走到今天，在此后的30多年中，我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过数十篇中短篇小说。

读者与编者

□李 平

为座右铭。2002年，作协机构精简，我申请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做一名编辑。时任常务副主编的韩作荣听了我的想法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来吧！”虽然岁月有些蹉跎，但一时间顿觉天清气朗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，能够直接面对那些以文字铸造美好心灵的作家，面对你喜爱的作品，用你的劳动服务于他们，让自己今后的生命重获意义。

但入了这一行，才知编辑行当的不易。《人民文学》作为一本新中国成立伊始创刊的杂志，一本在共和国

第三个：1985年春天，我第一次参加了《人民文学》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笔会，赵践又出现了，我是和赵践一起去北京的，江苏同行的还有黄蓓佳和周梅森。前不久我在温州参加《人民文学》的活动，碰到了李琦，她当年也参加了那次笔会，还给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让我们重温重现，对《人民文学》的深厚情感始终没有老去。1985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，第一次去北京的人该去的地方，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老师都带着我们跑遍了，我们还去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让我们重温重现，对《人民文学》的深厚情感始终没有老去。1985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，第一次去北京的人该去的地方，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老师都带着我们跑遍了，我们还去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让我们重温重现，对《人民文学》的深厚情感始终没有老去。1985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，第一次去北京的人该去的地方，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老师都带着我们跑遍了，我们还去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让我们重温重现，对《人民文学》的深厚情感始终没有老去。

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，具有标志性、权威性、导向性的大型文学期刊，其选稿标准的严谨独到、编校工作的细致精良，是几代前辈编辑孜孜以求、不懈努力传承下来的。在这里工作，不仅要有一颗热爱之心、敬业之心，还要有精湛的编辑技能，有吃苦耐劳、默默奉献的忘我精神。编每一篇作品，出每一期刊物，都像是用双手巧织细纫一件嫁衣，来不得半点懈怠、疏漏与马虎。当点点滴滴的心血化为页页墨香，当听到作者的感谢、读者的赞扬，怎能不欣喜和欢乐，那沉甸甸的刊物就是你亲手装扮的新娘啊，优雅、高贵、貌美、端庄。年年月月，风风雨雨，65年过去，《人民文学》的几代编辑人就是这样劳作着，收获着，喜悦着，我为能把自己的工作余年融入这个集体、能在这里奉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而感到自豪。

人的一生，不可能只是物理地成长，一定会有几次脱胎换骨的蜕变。而重要的蜕变可能只有一次，像蝌蚪变青蛙，丑小鸭变天鹅。我在《人民文学》工作了12年，这12年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蜕变。

我是1996年到《人民文学》工作的。当时，我虽然写了一些诗歌、散文，但作品还很稚嫩，对他人文学作品的判断力还不很自信。可2012年我被调离《人民文学》时，无论是在自己的创作上还是在对他人的判断上都信心满满。

我刚到《人民文学》时，和韩作荣、李敬泽三人同一间办公室。那时，早上上班来，我看到他们两个人都伏案埋头看稿子，或给作者回信，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才互相说几句话，受他们俩的影响，我也只好低头看稿子写回信。那时的我，是个活泼有余稳重不足的青年（当然，李敬泽比我还小几岁，但他或许是少年老成亦或是有较好的职业精神，比我要持重）。正是在这种工作氛围里，正是在这两位优秀的编辑身边，我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好编辑。有时，听着他俩对一篇作品的讨论，我在旁边偷艺；有时听他俩说一个段子，我体会了编辑的幽默和作家的俗世快乐。后来，我也能加入他们的业务讨论，也可以开怀地讲段子。我们一起哈哈大笑，一起抽烟喝茶。说到抽烟，有一个故事。那是一个冬天，我们的办公室关着门，我们三个低头看稿子、抽烟（韩作荣是一支接一支不断火地抽，李敬泽和我差不多是10分钟抽一支），许久都没有抬头说话。突然另一个编辑室的编辑到我们办公室来，一开门就被一股烟浪推了出去，并大喊：着火！我们抬头时才发现，满屋的烟雾已让我们如神似仙地“腾云驾雾”。

那一段时光，早已铭刻在我的骨子里。对于我，那是一段由虚弱走向坚强、由自卑走向自信的历程，是行为上矫正自己、知识上充实自己、工作上壮大自己的历程。后来，韩作荣升任主编搬走了，李敬泽升任副主编搬走了，我在那间办公室一直到2009年，后来也担任了副主编。在《人民文学》这12年里，我经历了4位主编：刘白羽、程树德、韩作荣、李敬泽，这4位主编的工作历程是《人民文学》最后一次复刊后，从复苏到蓬勃的过程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让我至今受用的知识和工作经验。当然，还有崔道怡老师、王扶老师、肖复兴老师及当时的老编辑们都给我输送了许多营养。这些养分，在我当下的工作中正释放着能量。《人民文学》的团队精神、祥和的气氛、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岗位意识，都是我现在的工作追求和方向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《人民文学》是那铁打的营盘，我及其他一些离开《人民文学》的人，都是流水的兵。离开《人民文学》已两年多，但我依然觉得我是《人民文学》的人，时常会顺嘴说：“我们《人民文学》……”在感情上，我已把《人民文学》当作我的又一个出生地，暗地里把自己当成《人民文学》的至亲。

我的蜕变

□商 震